

黑鳥的葬禮

(英語長詩)

王辛譯



黑鳥的葬禮

時間 現代（一九三八）

地點 一個黑森林中（西班牙）

出場者 黑鳥的屍

執拂哀悼的一羣：鸚鵡花；山棘；蟻；蜂；黑蝴蝶；蟾蜍；松鼠；燕。

鸚鵡——由瀋州來，

長尾鳥——由身毒來，

翠鳥——由四百里外來，

麻雀——由身毒來

燕——

黑鳥的葬禮



北師大圖 B2323651

有一個嚴肅的靈魂在其痛苦中舉行着，死者是一個高貴的黑鳥（一），他失去了他的生命在暗的世界裏。

(1)

執筆者全體：世界還是黑暗的，而你是一隻黑鳥。（一）

可是天賦你一點或可象徵，和一把明亮的聲音，明亮得比黑海中燈塔的紅光還光明。

就是這一個原故，你的名，被列入黑表。（二）

你死了，像那些死得最悲痛的人一樣地死了。

我們痛悼你的心，因為我們愛你，讚美你的聲音！

黑鳥的聲音：爲什麼要悲悼呢？

乾了酒杯的淚吧！

今天我不是想和你們在一齊麼？

來！讓我們再唱一首明天的歌曲。

鷓鴣：
「呀！奇怪！我以為殺害了他。」

誰知僅損毀他的翅。

我應該殺死了他的聲音啊！

鷓鴣花：
他們都企圖毀滅他，但是他們如何能夠呢？

他不過是一個芬芳的聲子，多少靈魂被他得到戰慄的靈異。

而他躺得極低低的，如像泥土，生活在這平凡的地土。

向我們，且沒一點驕傲的炫光。

鷓鴣：
那是個那旋轉的輪的聲子，已經把戰士們的劍磨利，似那火燄的欲見，却把個

個區中乾枯的生命燃着。

鷓鴣：
哦，我聽到他唱，就好像聽見金箭的洪流，不斷地射中那黑色靶子。

好像聽到一隊銀色劍刀，在神聖的紅寶石祭台上跳躍；

好像一串串的珠淚傾瀉在幸福的祭壇裏；

好像一鏈串憤怒的奴隸咬碎。

他的聲音，我聽，怕是蜜，一滴，一滴。

滴在「紅油杯」(三)裏；

不然就是一籃鐘花(四)，

在和煦的南風裏飛盪；

怕是芬芳的月光，像冰一般，

撒在凝靜的荷池上；

怕是一些籽粒，播到雪地裏，

雖然凍僵了，等到春來，

他們將會打出一片麥香和無極色彩。

蜂：

不，他的聲音是從嬰兒的笑聲中擠出來的。

魔鬼都被那小朋友戲耍。

啊，不，是從那母親的心窩裏發生的，

他的愛子被拘禁在審判中，

手從眼中射出來的，

那眼已呆成化石，瞪視着那被火封了的煤炭坑口。

從那鉄砧的胸脯跳出來的，

在那鉄砧上面，隨着一個無情的黑錘，永遠地槌着。

唉！當我們凝神聽他的歌時，大家的心互相吻着，靈魂都擁抱在一齊。

黑鳥的聲音，來！乾了這杯無酒地，同志！

月亮快出來了，

月兒出來，閃閃地像一顆大鑽石。

轉瞬：
這酒肉滋味怕不能甜苦吧。

執拂者：當然，我們是在這裏，沒有武器，除，號召。

每月亮出來，我們要去繳收海島的色慾。

雖然沒有武器，可是却有一隻歌，

我們有的是歌啊。

黑蝴蝶：
在月亮閃爍之前，我們做什麼好呢？

各唱各的歌吧，先讓風來唱：

我原有一雙可愛的翅膀，不幸被無辜犧牲者的血染黑。

無知的嬰兒，無助的婦女，

我原將他跪在魔鬼的吐液下，哀叫，奔跑，

有的眼淚踏踏倒下了，和苦痛掙扎，

在血泊裏，悄悄逃，離開了這世界。

可是他們的屍身還躺在居里卡（五）的廢墟裏。

而那被毀壞的戰鬥員，懸在坑壕前的鐵絲網上，好像女神而淌下的痣。

我以一個微笑，彷彿太陽剛從森林中露出來，照耀着我。

山嶽：
我這一生所經歷的，沒有一束刺，若是你們對我唱歌曲，提防你們的心，被我的

刺刺破。

松鼠：
聽，當心！

那兒有一隻大貓頭鷹！

蝴蝶：
那不全貓頭鷹，

都是四只翅的怪物，

他給你們帶來些許種子，和黑色底書信。

鴿：
聽，聽，聽，聽，聽，聽，聽，聽，

像一隻黑鳥的鳴叫，

那裏來的啼泣聲呀！

蝴蝶：

這不 鴉啼，因為烏鴉在忙着攫取死嬰孩的小手指。

這也不是蛇泣，那些蛇都在田裏，舐着武器上的血液。

這是機關槍的咆哮啊！

註

(一) 黑鳥即 Black bird 歐洲的歌鳥，

(二) 黑家 Black list

(三) 奶油杯 Butter-cup 一種野草花形如奶油做成的杯子，

(四) 藍鐘花 Blue-bell 小藍花像垂鐘

(五) 居里卡：西班牙一個大城，曾被德機慘炸平民死傷極重 ●

Malco.

(六) 塞維爾 Seville 西班牙之一部，內戰猛烈之處。

是飛機的發聲啊，

無辜的平民被掃射屠殺，

有人稱他做「文明的羽翼」。

可是他如帶來一些吃人獸的血腥氣。

燕子：
是呀！無論在那兒我們都嗅到這氣味，聽到這聲音。

在滿州，在烏毒，在阿比西尼亞。

如今又在塞維爾（六）聽到他，

若是這樣聽下去，我們還有得聽呢，

鴿子：
安靜些兒吧，讓我們再唱些歌，來禮悼我們敬愛的黑鳥，並且讓大家知道那些

可怖的事實。

（二）

（聽了鴿子的建議，一隻鳴雁毫不遲疑地接着唱）

鴻雁：

有一個雪峯在遠東，名叫長白山，山上沒有人，也沒有鳥，除了漫天的雪。

哦！兄弟，

你看，那無垠的雪海上，馳奔的是什麼？好像，隊紅色的戰艦多麼瑰麗的奇觀。

呀！真似天神們在伊甸園裏競技（1）一般。

錯了，不是的，我告訴你——那是一羣戰士，騎着紅鬃馬在雪上馳騁，好似一支火箭，快得彷彿像流星抓破了天的臉，一絲血拖在後面。

哦！他們踏遍山巔山崖，唱的是西北風，吃的積雪堆冰，用自己的血燒暖自己的身體。

可是這些英雄們，三個五個，舉着刃，托着鎗，衝入敵人的堡壘，嚇跑了他們的仇敵，像在雪上驅逐一羣驕孤，而那些傢伙也企圖「掃蕩」他們，却像把水壓成冰一般困難。

（1）競技比賽——Tournament——模擬戰

突然，他們來到，第一羣刈草人來到禾田裏，轉眼把那莠草都割光。那些矮子也和那莠草同一樣的命運。

矮子的堡壘常常被襲擊，矮子看守那些堡壘像看守自己的坟墓一樣，時時戰慄，好像沉在冰雪裏似的。

當那些戰士們穿着彩虹，離開那被攻破的敵壘時，他們銅一般的臉閃着光，他們用雪洗去手上沾染的血。

但是，沒留神又被敵人反包圍，敵人的數目多過他們的子彈，千百倍受過無人道的坦克，大炮，毒氣彈，在他們的頭上無情的滾着。

他們用盡力量去抵抗，衝殺，殺得敵人不敵進前，無奈飛機投下成噸的火藥鐵片，

這堆雪崩崩落，葬了他們，人和馬。

長白山上，六萬民族英雄偉大的坟墓，莊嚴，穆肅，永留着燦爛的光輝。

自這島嶼上，發出的一聲，對於這毒害的毒藥，

有一百，在江河一移人來到聖地之前，達到松花江，他們發現水上漂着許多瓜
大家歡喜以為得到那渴的藥物。

誰知，呀！他們發現的不是瓜，乃是七顆血淋淋八頭，被黑髮遮着。

於是，這些巡視者聲聞大退，筆跡不止，一齊不知不覺跪下祈告：

「你們是為些英雄殉難者的頭顱？」

是你們曾把我們的仇敵從這兒趕走。

像大風吹散那海上烟似的嗎？

你們的勇氣，已嚇破了他們的膽。

吓碎了他們的心臟，但是，

你們為什麼如此不幸被敵偷襲，

那是在這草大均長白山上？一

那些體貼睜着眼睛聽着，有一個竟作聲答覆：

「我們不是你們崇拜的英雄，

但是我們知道他們很清楚。」

巡禮者馬上問：

「告訴我們，他們在那兒？」

「太陽，月亮，星兒是他們的眼睛

虹閃爍就是他們得笑，

那大雪暴掃過懸崖——它們在遊蕩。

他們的意志已凝結成冰，

但是他們的願望却待你們去追求，團結，奮鬥！

掉轉你們的方向，向他們奮鬥的目標走。

站起來！學長白山一樣，把肩膀聳入雲裏。

於是巡禮者站起，又問那些頭顱爲什麼在河邊滾着，

有一個塞了突眼窟窿，苦笑道：

「在這長白山中，侵略者被義勇軍反抗的火焰威脅得不堪立足。他們想建築一些迷堡來保衛他們建於在火山口上的皇位。」

起初我的大哥忽然失蹤，

七天七夜我們在森林裏尋他不見，

又是七天七夜我們徬徨在山窪山巔，

喊叫他的名字沒有人答應，

憔悴的宗父頓頭得顛倒，

我母親的遺淚也枯竭，

可是她卻守在河畔乾哭，

注視那滾滾的溪流，

這樣地守了七天七夜，

最後她看見一團藍色濃濃的包袱，在晚潮中飄盪而來，

我們把這包袱拉到河心將它拉上岸，

哦！那裏是一個失去頭顱的屍，

啊！不，那是一塊人肉，好容易從虎口裏出來的，

當我這母親把衣服裹起他親三粒眼的時候，她的淚都變紅了，因為她流的男血

啊！

她哀痛地失去的兒子，

如像失去眼珠一般，

被殘害的屍體，

從岸旁移到山腰，

在那兒我們挖了一個深坑，

深入大地的肺腑，

用玫瑰的刺遮蓋他的屍，

在坑上築成一座玻璃底坟，

老母親沉痛的唸着葬詞：

我的兒，祝禱你：

我們用刺埋葬你，
願收時時刻醒你，
來到我的夢裏；
告訴我們你的迴聲，
兇手是誰，
狼是怎麼？

我們四弟兄對天宣誓！

我們一定要復仇！
我們一定要把仇殺！

第二天清早

不好，弟兄們，想了一個。

一點鐘一點鐘地過去，我們找他不着，

白天黑夜，我老母守在河邊哀泣，

最後晚潮又送來一個無頭的屍，

可憐她昏花的眼湧出藍的淚，

因為她看出那包裹屍體的衣襟纏着紅布條，那是她老人家自大哥失蹤後給我們做的，

她以為那紅布可以避災避禍，

誰知災禍長了長髮，那可咒咀的髮又把她的兒子的生命繫走。

在大哥的墓旁，我們又添了一個坟。

在我們的頭上，那災禍飛翔着像蝙蝠，

一個一個，隨的種子，我的親兄弟都失去了，

最災又扑到我的頭上來，

這一天，只有我母十二八在地下拾着遺落的麥穗，突然一隊外國兵強拉我去，
我望着她流着黑的淚，

拚命想從虎口奪回她的小羊，又如何能夠呢？

她用瘦弱的拳，毆打老虎的頭，却觸怒了虎鬚，

不幸被踢倒，被刺刀戳死。

可憐一位大地的母親，受苦受難，奮鬥英勇，慈愛而且勇敢。

把一生貢獻給大地生出的兒女，

却無辜被殘害，可是她從沒害過任何人，

這殺人罪的好證者，是她的生出的兒子，

我的眼被怒火，盲我的翅，剪去，像一隻羊

我發覺到一個極密的地方，
那兒千萬個人被奴使，
一座迷宮築在他們體上。

好奇心，好像各色的花草，
蔓生在路旁，
吸引着我走到一個死的劇。

在那入口，我生命，
等就被沒收。

啊，殘暴，他們說，
是劇中的主角。

丑角是那個不愛的人，

看！好奇的一個舞台。

更奇異的是那兒的招待——

讓來的人進三個鐵的檻上。

然後他們揭開我看那可怕的一幕：

一排「天燈」照耀，

一個怪物從頭武裝到腳跟，

用人的屍去磨利他的劍，

另一個將劍刺着活的靶子要，

帶以即其首級斃人頭，彷彿編成幾個字：

「叛亂者死。」

惡魔像被湖水淹沒了我，

當我寫出這些頭面熱的時候，

他一下是別人，就是我的兄弟們

睜着眼睛是喊道：

不要出聲，不要出聲！

有許多 馴服的做完工作，

但是他們，命運也和良民一樣，

不交一條牛，活生生地斃屠宰，

那臨危的哀呼透不出三尺外，

沒有人知道也沒有人相信，

在太陽底下有千萬人這樣犧牲。

(三)

（突然從遠方飛來一羣機搨者，大家要求牠說明遲來的原因，牠高聲嘆喟就響

。)

長尾鳥(1)儘量不是堅強嗎？

耗子却穿得過去，

無論牢牆怎樣高，

鳥，也能夠自由飛。

有一個添黑的夜晚，

黑得好似宇宙都在椰子壳裏藏着，

一切在黑暗底海中消失，

但是我却乘着那蒼之帆，

在棕葉的波濤裏浮遊，

(1) 長尾鳥Shama印及的詩集

我來到溪水的盡頭——那是森林中憂愁的源啊！

蝴蝶在霧濛濛空中，

落葉和蝙蝠相角逐，

母豹在穴巢中打鼾，

小豹却與蛇相趕，

是那兒「誓願」常到麼？

螢火照耀着迷惑之泉，

迷路住我的眼，

好似火的淚

和冰的淚珠，

從峭壁的眼中流出，

做成一條神秘的河流，

而在那閃耀的珠簾後，
却立着一個動人的幻象。

那幻像繫住我的翅，

我以為那是泉水的女兒，

她披著百竹底袈裟。

臉上懸耀著審判似的面網，

她的眼像一雙鑽石鴿，（2）

負著最清淨的思想，

飛翔泉旁，

她目有「堆」雲的穴，

註（2）鑽石鴿Diamond-dove

隨帶那衣冠送到風裏，

讓小溪與沙流去，

好似雲霧落在水中沐浴似的。

「年青姑娘」我說，

「告訴我吧，你在這兒做什麼？」

「不要怕，我是一隻長尾雀。」

她聽見我說，起初羞臊，

隨即四處尋找——

「你長尾的鳥兒說：

夜已深沉，爲何不歸巢安息，

莫留宿這夜，

我在這兒燒着乾柴，

不是露的肥田，喂畜，

那大自然給我新的賜予

都被敵人偷奪乾淨，

連愛的人都不給我留下，

你長尾的鳥兒，說！

我如何能送給他我的祝福，

那半牆面得連微風都遮擋住！

誰知他們遭過着什麼，自從那監獄的烏掌把他們抓去之後？

月亮在杜鵑花底河中升沉了不知幾多天，

椰子結了又，落了又結，

棕葉紅了黃，黃了綠。

可是他的消息却沒有一滴，

他如浪一瀾，巨艦迷途天空忽然失去。

山因為這時期而變矮，

珠母的淚和凝成鉛，

那些綿羊在他領導之下，

宛如猛虎一般，如今都被屠宰，

而一城市，神都離棄了，

行人道上鋪的是「人氈」(3)

是那些無家可歸的饑民織成的啊！

薄米像灰土的麻布袋，

註 (3) 人氈 Human-Carpet

他們排列着，臥在那華麗商店的檐下。

那兒做了他們臨時的家。

渡過漫漫的長夜，

待到天空被他們信仰的火炬照明，

於是他們又在血塗的大路上行進，

一個示威遊行——體骷組織般的隊伍，

常被黑色的足掌抵住，不知多少次，

他們的血，塗紅了地獄的門，

他會否知道這些呢？

他會否知道他的蒙難像一把箭，

刺傷多少同情的心。

是否他可守三在獄中選過，
被灰白的牆，死的臉圍着，

是否他正被那些無辜囚徒的呻吟所煩擾？

是否他正流在茶黑的血泊中？

手足加上枷鎖，身置反壁前！

他是否還健在，

或是已追隨天堂的使者去了？

哦！你長尾的鳥兒，說！

誰能傳導我心裏的聲音給他？

並且從獄裏帶些消息出來呢？

除了風，和溪泉？

因此我將這些葉燒成灰。

在葉上用椰子汁寫

我心裏藏的珍句，

願那風送它到泉裏，

讓泉水斟滿他的杯，

這樣也許會使他膨脹的血管舒適點兒吧。

「你思實的泉，享受祝福而愉快啊！」

我說：「他像新生的光明一般明亮而淨，

當他在深山中流蕩時，甜而且清，

離開了森林，終於攜帶着紅鬚三博盃，

「哦！年芳始幾，你知麼？」

那活潑的泉水幾被岩石堵住，

好像生命被刀鋒切斷似的，

若是你信任我，

交給我你那個使命吧。」

那凝神靜心的姑娘，

緩緩地抬起頭來，

「真是好心啊！你勇敢的長尾雀！

小心飛過那矮叢林，

因為那兒有一隻盲的蠍在橄欖樹杈中。

還有一條毒蛇，裝做橡樹流液的圈。

那羣勞苦的工蜂，還不能壓足那貪婪的老虎荷（）

祈求那個偉大的獵者不要向他殞星底彈射出損害你的尾。

祈求那花底火山不要燒毀你的眼睛，

祈求那六月底雨去打濕你的羽毛，

祝禱你！願那玫瑰花香的風沿途陪伴你，

願那星晨的帶拂，掃清天空的黑霧，

這樣你可以安全的飛過那命運底網去。

莫帶給他次們的苦惱，

帶的粗生花，形色似張口的老·虎

個是白分，一個是黑分。

和身給它，給它，給它。

哦！勇敢的三三，出！

於是我辭別：

「信任我，我這一生給你，

不等到黎明，我這一生給你。」

但是啊，我這一生在天空閃耀，

像美婦人面上的笑窩，

我就衝了一絲慈之風，去

却發現那文藝已沉澱了。

當我世間最寂寞時，你覺然醒，

「什麼風吹我的臉？」

誰的聲言把我的夢衝去？

何處是我的愛人，白呀！我在等待他，

預備一杯酒，把芬芳與精神，流於我的杯

却禁飲他，因為內中藏著我們的血和淚，

哦！現在，我一笑，去和那一杯飲這一杯

讓我們來嘗一嘗這苦澀的滋味。

因為這是我生命中最寶貴來的呀！

哦！這是我，這是我，我們同在「境」。

「醒吧，年華已逝，」

「快點！告訴我！」

他怎樣了？」

你在獄中看見什麼？」

「！那裏沒有天堂，是一塊夢想的金剛鑽，

且下地的獄！是囚犯的天堂！

那希律拉(5)大豎才是人類兒女的地獄，

一個古堡的建築，像魔鬼的爪一般，攫住那山嶽。

攫住了千萬人，並且將他們撕毀，而他們却失望地和牠作最後的掙扎。

我只見一羣絕食的囚徒奄奄待斃，

這個枯得只剩了一雙火紅的眼，把歐牆的鬼臉照明，

註 (5) 希律拉 Collinlar

但是却不見你要我去尋我的那人。

我問了問那老年的牆壁——

但是我祇得一個冷然的回答：

千百個軟弱的囚徒，經過面前，被抬到殮屍所，

誰是誰？我不知道，

那個超黨運動的領導者留下一根骨在我腳下，那就是我所誌告訴你的，

我將這骨帶回給你，我的小說，請你在那裏寫着什麼？

我慘然答道：

『自由是到敢做自由的人面前！』(6)

註 (6) 這是一條諺語。 Freedom Comes to those who dare
to be free.

「一切都是好的，」他唱，

「大地、草木、空氣、水，

現在都到了人的手裏

都變成卑污醜惡(2)。

這是不公平的語，

說那些住在黑森林中心的人們，

註 (2) 這是一首阿比西尼亞教士的歌，意譯為：

Every thing is good, the earth,

The plants, the water, the air.

Now every thing has come to hand

In the hand of man.

是野蠻人，他們在密林裏(註)

藏在森林邊界的叢草裏，

在紅木底林中狩獵，

誰說他們殘暴，

那法西斯來自海那邊的並不殘暴，

却甚過殘暴，

他們比豺豹還兇狠，

豺豹僅能夠殺掉我們的兒女，

一個兩個

那黑衫軍(4)却撕毀我們千百萬人，

註 (3) 俄謨宜——Ono River，在阿比西尼亞境中

(4) 黑衫隊——意大利法西斯軍隊。

而他們說：

那不過給我們一課文明的教訓(5)

聽，豺的咆哮，狼嗥，豹鬪叫，

都變成可親可近，

目儘我們聽到那可怖的機關鎗聲。

再敲一通鼓，

我昭告你們，勇敢的靈魂，

可愛的兒孫，和上帝的愛子，

出來！出來爲阿比西尼亞鬥爭！

註 (5) 文明底教訓——Lesson of Civilization, 湯察尼利語。

2

出來——這就深謝我們的鮮花（阿底斯阿巴巴）（●）

阿底斯阿巴巴（鮮花）是恩哈拉栽培大的，

在阿比西尼亞的高原上，

阿比西尼亞是阿非尼加的處女地，

是阿比西尼亞人民的愛侶。

她明亮的眼——郎格拉湖，（●）

被山梗菜花（8）底面網遮住，

註（6）阿底斯阿巴巴——Addis ababa, 阿比西尼亞國都，阿文重

為「鮮花」。

（7）郎格拉湖——Lake Langana.

左姓湖(9)畔茂森林地她的髮髮，
羚羊在她胸脯上嬉嬉，

臥在農場的草坪上，

蒼鷺和鑽石鵲編成的項圈

圍着她柔軟的頸——依默河，

她是一塊藍寶石——藏在貓眼裏

純潔而且明亮。

哦，她這山梗菜花三芽，

學着她的香韻，——請，請來。

註 (9) 左姓湖 Iohelis. 萬里. 卍. 萬里湖

(9) 左姓湖 Lake Zwai

我們能夠讓牠落到血掌中，

被奴役而被撕毀嗎？

瞧那屍場，

來了一羣黑蛇。

他們跨過伊利亞，(10)

攻破貢達，(11)

放倒我們的樹，吃了我們的香蕉菓子，

他們愈來愈近，

他們想把我們這鮮花(阿底亞阿巴巴)擄去，

註 (10) 伊利亞——Eritrea

(11) 貢達——Gondar

我們是不是那些保護她的精。

注意！注意！

你們應該知道，無論老幼，婦女，病人或受傷的，

那些鐵鳥到這兒的，

都是法西斯驅遣過來的，牠們將要撕毀你們，

像秋天摧殘落葉似的，

那兒是我們灰的鴛鴦，

那兒是我們白的鴛鴦，

那兒是我們紅的鴛鴦，

那兒是我們藍的鴛鴦，

快滾在那水泊中，

那隻鳥並不是你們的朋友，

你！你空中的武士——敏捷的鷹，

和那一死鳥奮戰，

把他們從那霧城中消滅清除！

瞧，這兒回來了我們受傷的英雄

他頭上戴雉王(13)的翎毛，

他是阿比西尼亞真實的兒子，

彼尼立 的第二子孫，(14)

王和意大利軍交戰邊境，

註 (12) 唐那湖——Lake Tana

(13) 雉王——King Phoenix

在愛華陀(15)之役把他們掃清，

擄了不知多少的勝利品，

好像一陣暴風疾雨洗去了那些蚊蠅。

呵！這兒那黑衫軍又捲土重來，

讓我再敲通鼓，

我要求你們：跛子們——

站起！瞎子——看！雙子——聽！

啞的人也要張口吶喊！

舉起槍，若是你們有槍，

擡起矛，若是你們有才

打碎他們的頭，敲斷他們的膝，

沒讓一個侵略者在這兒立牢，

啊！猴猴的悲啼，

鴿子的嘎咽，鴉的怪叫，

和那豹的咆哮，

總着那塵土的哀鳴，

都被熱槍的交響吞沒了，

那個不是鬼島可怕的災魔？

在大地上碎贖？呀！

那火已把我們無畏的孩兒們，

從戰場裏捲出來了！

看！他們的肢體在空中飛，

他們的眼珠在樹上飛，

他們的血染紅天的嘴，

又一次，大自然睜開他的眼，

剝奪人類的生命

賤連一隻綠蠅。

嗚呀！嗚呀！

那黑衫隊愈來愈近，

這是鼓最後一次敲鼓！

鼓聲說我不會再敲，

那兒是我們的家，

那兒是我們的永生，

那兒是我們的社牛，

那兒是我們的尿牛，

站穩在你們的崗位上，

用你們的角，用你們的鼻，

燒掉那真理的宮殿吧！

燒掉那正義的監獄吧！

燒掉那說謊的教堂吧！

燒掉那淚的門樓吧！(16)

燒掉這個大寨呢

我立在上山，

我將把他們撕碎，

若是，誰敢進前！

誰敢進前？

這樣，阿比西尼亞，竟變成一個

註

(14) 敏尼立克第十二 Menelik II. 是阿比西尼亞國王曾大敗義義軍於

其邊境

(15) 愛德華之役——即著名的阿比西尼亞勝利 The battle of Adowa.

(16) 阿比西尼亞之門——其國通行之一垣。漢的門——Gate of tears

一個毀門之名。

火的花圈，

老黑聖，

敲着鼓，

一直把鼓敲爛並被火葬，

在那火的熱上，

永遠站着一個自由人。

(五)

(黑鳥唱完，一羣麻雀從各方趕到，把森林中的寂靜打破，)

麻雀甲：

我找到了；我找到了！

跟一個穿紅衣的孩子，

藏在樹背後，

我看到了！我看到了！

生命無處不在？

紙花雖然好看，

但是帶着時或不作，

稻草人雖然可怕，

但是牠只敢嚇我一遭，

我再也不寫。

我找到了，我找到了！

我找到了我當到的，

已過你，

已過你，

已過你，

已過你，

倒懸在屋簷下，

做成一個花餅，

她天天用淚去潤濕那涼薄的泥土，

好似怕慈母愛子的魂招回來，

灰色的塵埃，在微風的吹拂在各地

我這心也葬在那瓦礫堆裏，

煙窗停住煙囪，

喉嚨都發冷發僵。

何處是那些居民，沒有人曉得，

那常常在菜地花下喂我食的小孩，

我發現他，在地下已被殘害。

黑鳥的葬禮

麻雀了！

好一個燦爛的世界，好一個黑暗的世界！

這是不是驚人的險呀？

這是宇宙間的危險？

我們究竟沉淪到那裏了？

我們將往何處去？

什麼地方是這黑暗世界的底呢？

啊！一粒星火！一粒星火！

現在我們來到那黑暗裏了，

能否從這黑暗中求生，

這一切成了問題。

黑鳥的聲音：繼續下去吧，

若這黑暗能燃起燭火；

明明地是冷得可怕，

大地也會被這冷的手，盡盡地拉開。

蜂：
大地也會被這冷的手，

若是花的蕊，不被人們糟塌，

蠟：
山也可以移，

如果大衆一齊出力，

松鼠：
不要忘記我們的仇敵，

他還躲在那里黑裏，

麻雀甲：
瞧！什麼把大地照明，

像一出紅桃杏，

什麼炫耀我的眼；

像那美麗的笑，

麻雀乙：不！這是燈籠的光，

藏在那山底衣袖底下，

看去好像一個老太婆，

在深夜裏跌跌爬爬；

麻雀丙：或許這是月亮的復活！

或許是太陽的產生吧！

蟾蜍：這真是黎明了，哦！黎明！

誰不高興唱一曲晨歌，

快樂地在漫遊且綠意池畔，

「朋友們！一起玩耍，

啊！對！這黎明！

我海者全體：熱烈地唱這歌，熱烈地唱這歌……

去聽那第一眼所見的世界，
忽然讓那第一塊鋪在紅壇上，
頭上陽光的光面上而照耀。

到場的執拂者都同意這個提議，並且把自己安插在那行列中預備出殯，
，那鳥在 foremost 領着儀仗，螞蟻抬起黑鳥之屍，蠶蝶和蜜蜂飛繞着，那兒
有一個不高興，却很驕傲的山荆棘，他被推留守那黑鳥蒙難的地方。

最憤懣而漸愧，的是受那隻黑貓，他現在深悔不該殺害那死者，他請
求那些執拂的人，給他一個懺悔的機會，隨着殯儀來贖罪，

他們准許他這麼做，於是那殯儀開始行進。

螞蟻：
我們這是我那最貴的歌人，

走向那墳地。

我們把棺葬在銀色底天的邊際，

讓那虹做他的墳，

讓他的歌永伴着星長。

蝴蝶：
破曉時，天

好像蠟后(1)翅翼一般美，

那時我將看到，

我們高貴的歐人，求遠驕傲的躺着，

蜂：
現在天空已變成盛開底桃樹一般紅，

那是火！啊火！

(突然一聲爆炸，繼以一隊國際縱隊從壕溝跳出來)

註 (1) 蠟后——Queen Tuttejiz 一種極大的蝴蝶其翅美麗無比產生

在熱帶

松島：

啊！這是炸彈，嘣，那些國際縱隊又在唱歌：

不要問我們生長在那兒，

我們生長在火裏？

不要問我們從那兒來，

從鐵錘底下避出來。

我們都是朋友，

我們也是兄弟，

我們大家

祇有一個比較！

殘暴的白人主義！

爲了自由，

爲了光明的追求，

我們推翻鐵的高牆，

擺脫頑固的鎖手，

爬過雪山，

跨過冰的阻礙，

在鎗炮底河裏潤

正義把我們

拉到同一個壕溝。

(完)

一九三八年寫於歐洲

一九四一年自譯於重慶。

註

(2) 國際縱隊——International Brigade.

重慶市圖書館雜誌室藏

.40



經售：重慶沙坪壩上海雜誌公司